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權卷七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七

別詔宣

支宗紀首別詔宣纂組雕鏤並停宣下脫索字原本亦脫

滄州刺史

太和四年閏十二月廢景州其縣隸滄州刺史刺史二字衍原本亦衍

第三男漢

八年八月第三男漢可封臨川郡王漢當作潢原本
誤同

太師 臣固尉

開成元年九月復宋申錫尙書右丞同平章事以其
子慎徽爲臣固尉臣當作城原本誤同

外州李紳

二年七月外州李紳奏蝗蟲不食苗外當作汴原本
誤同後懿宗紀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以鄭從讜檢校
戶部尙書兼汴州刺史亦誤作外州

觀察使盧行術

八月以前湖南觀察使盧行術爲陝虢觀察使近本
湖南上脫前字使盧行術爲陝虢七字空原本陝下
脫虢字

盧行術爲福王傅

貝文跡其可明定年曰明皇

三年二月以同州刺史孫簡爲陝虢觀察使盧行術
行術爲福王傅分司東都原本作代盧術以術爲福
王傅云云代字以字近本脫兩行字原本脫

魚宏志等立潁王瀼

士貞魚宏志等立潁王瀼

新文宗紀開成五年正月戊寅不豫己卯左右神策
軍護軍中尉魚宏志仇士良立潁王瀼爲皇太弟權

句當軍國事廢皇太子成美爲陳王辛巳皇帝崩於
太和殿又武宗紀始封潁王開成五年正月文宗疾
大漸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皇太
子成美復爲陳王立潁王爲皇太弟辛巳卽皇帝位
於柩前新書之刪削舊書筭無遺策矣今此二紀相
連但當於文紀詳書之至武紀則云仇士良等旣廢
皇太子立爲皇太弟事見文紀其下卽云辛巳卽皇
帝位云云可也乃兩處複出而書其官則文紀多左
右二字武紀少二字書其人則文紀魚宏志居首武
紀仇士良居首書其事則文紀先言立潁王後言廢

太子武紀先言廢太子後言立潁王且多矯詔二字
此何謂邪豈文紀所言非矯詔邪且士良爲右軍中
尉宏志爲左軍中尉左右二字本不可省而兵中尙
右且舊紀皆以士良居首又言夜士良統兵於十六
宅迎太弟赴少陽院云云則此事士良爲主甚明何
爲互倒其文邪實所未喻至於魚宏志者吳縝糾謬
謂李訓傳作宏志而仇士良傳乃作志宏彼此不同
吳氏因據此二傳之上下文多作宏志且本紀亦作
宏志以駁士良傳作志宏之非愚則謂今本土良傳
亦作宏志此乃後人因吳言而妄改吳所見本旣作

志宏則信矣但弒憲宗者宦官陳宏志也文宗已殺之矣不應文宗末年以宦官典兵者又名宏志恐是其人本名志宏耳若果名宏志當無不改之理然則吳縝之所糾者未必謬而其所謂不謬者反謬也武紀末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贇立光王怡爲皇太叔云云其下宣紀又重書之亦宜省去官銜蓋此等在舊書不足爲病新書旣專務減字縮句則反覺此種爲冗長矣

文宗暴卒

舊武宗紀首文宗暴卒卒當作疾原本誤同但據舊

紀文宗於開成四年十二月卽不康五年正月戊寅是朔日而帝以辛巳崩是初四日似未可以言暴

宣詔院

仇士良收捕宣詔院副使尉遲璋殺之此事新書在

文宗紀宣詔作仙韶新是舊書以音近而誤原本誤

同舊文紀開成三年四月改法曲為仙韶曲仍以伶

官所處為仙韶院是也尉遲璋為文宗合古樂見高彥休闕史卷下

零碎不得

會昌二年二月中書奏准元和七年勅河東等道州

縣官令戶部加給課料錢歲六萬二千五百貫吏部

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以爲當自後戶部支給零碎
不得不得當作不時

會昌三年譌字

三年七月宰相奏秋色已至將進軍幽州早平迴鶻
鎮魏須速誅劉稹各須遣使諭旨兼值三鎮軍情今
日延英面奏聖旨欲遣張賈賈性剛不如命李回若
以臺綱闕人卽兵部侍郎鄭涯久爲征鎮判官最似
相稱此段譌字甚多幾不可讀原本誤並同鎮魏當
乙稹當作稹值當作偵面奏當作面奉征鎮當作涇
鎮

池水縣

五年十月中書奏池水縣武牢關云云池當作汜

吳湘獄誤字衍文

舊宣宗紀大中二年二月吳湘獄事元推判官魏劔
典孫貞高利錢倚黃嵩江都縣典沈頌臣宰又天長
縣令張宏思典張洙清陳迴右廂子巡李行璠典臣
金宏舉云云案上臣字當作陳下臣字衍又李恪委
京兆府決脊杖十五配流天德十五當乙原本誤並
同

本司同平章事

五年五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魏謩本司同平章事司當作官原本誤同

十一年詔文闕

十一年正月將幸華清宮兩省官進狀論奏詔曰卿等列狀上章深睹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此下原本空一格當有脫文近本去其空卽連下以白敏中充荆南節度事寫

宣宗簡籍遺落

宣宗紀論曰帝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

慊然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唐諸帝實錄至敬宗
止趙希弁讀書後志所載則唐人所擬實錄至武宗
止其宣懿僖昭哀五朝實錄通一百二十八卷云皆
宋敏求所補世服其博聞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唐
實錄自武宗後皆未嘗修纂五錄者龍圖閣直學士
宋敏求追述爲書宣宗旣無實錄當劉昫時宋錄未
出故云簡籍遺落其實懿僖以下四朝皆遺落史臣
採訪成書功何可泯

新紀論穆敬以下七帝
穆敬皆童昏其一論贊可也文武宣皆賢主新紀乃

以五帝其論賢愚錯襍已爲非法使論之而一意到底足相貫串猶可也今此論前半篇專就宦官生意是矣而武宣兩段與上三帝不相照顧首尾橫決文似貫而義不貫亦何取乎合論哉論文宗謂其仁而少斷制宦官不得其術飲恨而已其殺陳宏志亦足伸其志也愚謂此時宦官之勢已成文宗受制萬不得已作史者當惜之不當貶之觀仇士良傳中周墀崔慎由二事可見若文宗之剛決不但能殺陳宏志并能殺立己之王守澄

見新紀太和九年

豈可云少斷乎美

武宗之用李德裕以成功甚確乃又惜其但能除去

浮圖又躬受道籙愚謂僧道廢興無足重輕不甚有
關於治亂此等亦宋人之迂論耳至訾宣宗以察爲
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愚謂末句拖脚暗遞下
支懿僖此正如今日作八股四書文者穿挿過渡手
法其實唐衰全由懿宗舊懿宗紀論云土德凌夷禍
階於此何等確當新書乃歸罪宣宗何也帝克復河
湟當時稱小太宗故舊紀推尊比之文景毫無貶詞
雖孫甫詆其爲善止于小節昧大體要爲賢主何新
紀之大相矛盾邪懿僖論贊稍近情但仍譏其爲宦
官所立始不正則不能正天下亦爲迂濶假使懿僖

能如文武宣之勵精圖治雖爲宦官所立尙可支持
到此際尙以宦官爲詞豈不糾纏可厭宦官之惡誰
不痛恨但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責人主之
任宦官當於肅代以至憲穆至懿僖而猶以此相責
豈非隔鞞搔痒乎總之其行文俯仰頓挫多作唱嘆
甚有態而命意却不得其要領似是而非反不如舊
書之多精語

文都

舊懿宗紀咸通四年四月勅徐州罷防禦使爲文都
隸兗州文都當作支郡原本誤同

再置額

五年五月制徐州甲士精強近者再置額却領四州
置下脫使字

判官張琢

九年十一月張行簡攻和州殺判官張琢以琢城濠
故也城上脫浚字原本亦脫

漕州

十年正月以將軍戴可師充漕州行營招討使漕當
作曹原本誤同

見存務人戶